

皇朝經世文編

第二函
六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一目錄

刑政二律例上

律意律心說

讀律辯訛序

引用律例疏

問擬餘論

卷九十二

刑政三律例下

復讎議

犯罪自首說

請免罪人及擎疏

請寬妖言禁經告疏

申明事主盜賊殺傷例案疏

請詳議證表之例疏

審辦獨子承桃兩房各妻妻議刑部說帖

請革投充疏

秋審班答商二事

卷九十三

刑政四治獄上

理刑存臺自序

請復差恤刑之官疏

清理庶獄五條疏

姚文然 唐律疏義四庫全書提要

趙俞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徐旭齡 刑名八字義序

黃六鴻

汪琬 刑理爰書

姚文然 論自首之例

王命岳 請免妻擎流徒疏

曹一士 請復盜案半獲舊例疏

實光第 竊盜照例發落不處死疏

紀昀 捕盜議

審辦雇工毆傷舊家長議刑部說帖

劉餘祐 私鑄案犯分別定擬疏

王友亮 盜伐官柳誤判字述

趙俞 修律自愧文

表枚 詳定刑律疏

王明德 刑名十六字義

蕭震 原免出繼緣坐議

汪輝祖 陳刑名例案六條疏

張朝珍 請寬罪臣送門疏

姚文然 殺賊無抵命法論

趙俞 議捉姦致傷尊長勿論奏

余廷燦 陳斗殺父妄辯

請停籍沒窩逃之令疏

秦蕙田 記司司事

姚文然 除養蠶示

徐宏先

張朝珍

潘杓燦

姚文然

彭初齡

姚文然

錢維城

秦蕙田

錢維城

魏瑄

王友亮

金鉞

蕭震 甘州治獄偶記

龔鼎孳 申明三法司舊例疏

高爾修 嚴批駁以清積案疏

黎士宏

魏瑄

武攀龍

緩徵寬刑疏

請刑獄慎初招疏

請停初供報部共駁餘人解疏

請省釋難民疏

卷九十四

刑政五治獄下

慎獄芻言

論命案

山東臬司條議四事

治獄四條

卷九十五

工政一土木

因災請緩興作疏

請免采挽木狀

上張撫軍論修棧道書

城陵磯義渡記

杭州治火議

趙進美 清獄省刑疏

朱裴 請飭巡道清查訟案疏

秦蕙田 嚴飭諱盜累民疏

馬履泰 與安溪李相國論虧空獄書

周清源 問刑詳慎疏

陳宏謀 請禁原官會審嚴審疏

李之芳 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

方苞 與周侍御論禁州縣私罰書

朱訓誥

吳綬紹

李光地

杭世駿

李漁 祥刑末議

汪輝祖 論盜案

宋華 治劫盜議

李士楨 咨臬牌票存簿說

李漁 省刑

汪輝祖 獄獄

鄭振圖 強盜破財說

姚文然 與秦小峴康使書

唐甄

王士俊

姚文然

吳憲

周曾發 陳採木三弊疏

闕名 條陳採運川木疏

喬光烈 京口建浮橋議

錢澧 重修阜林昌文橋碑記

毛奇齡

姚文然 採運川木五難狀

王篤 疏通舊路檄

汪中 靈川縣甘棠渡浮橋碑記

周拱辰 再勘亭口橋堤啟

何源濬

盧崇峻

陳元龍

喬光烈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一

刑政二律例上

善化質長齡耦庚輯

姚文然

律意律心說

凡講論律令須明律意兼體作律者之心律意者其定律時斟酌其應輕應重之宜也如稱鍾然有物一斤在此置以十五兩九錢則鍾昂置之十六兩一錢則鍾沉置之恰當則不昂不沉鍾適居其中矣故曰刑罰中中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此律意也何謂律心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律心也譬如一稱鍾也存心寬恕者則用鍾平且寧於其出也微失之昂於其入也寧失之沉若心存刻核者則其用鍾也出必欲其沉入必欲其昂此非鍾之不平也用鍾者之心不平也故用律者亦然律者如十二律然因加減而生者也黃鍾之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數也三分宮損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其餘皆三分損益而生故律者律也加減而成者也或加一等二等三等或減一等二等三等以明律可以作律矣律中加減之最精而盡變者莫過於鬪毆誣告二條欲明加減之故者自熟讀此二條始大凡律之所以通者加之而重減之而輕適得其平也例之所以間有空者行於一事一時則可行於事事行於永永則不可行也立決各犯之有三法司核擬也監候各犯之有秋審朝審也問雖有與律不合而實所以輔律之不逮并守律於不變也微乎微乎聖乎聖乎蓋既按法又原情照律有必不可行必不忍行者依律則傷恩改律則變法故於核擬秋審朝審之間酌行減等使法常存而恩不測君恩如雨露之自天恩雖行而法未更國法仍如山岳之不動聖人之所以輔律而即以守律者意在斯乎至於御勾酌留跡同長繫若寄存而恩不傷恩行謂神乎君恩雖大有必不可施恩之處國法雖重有必不忍行法之人御勾酌留跡同長繫若寄存而恩不傷恩行而例不變神乎神乎非至人孰能定之乎律有宜仍舊者蓋律與例並存例行而律停可也以例為律而改去律不可也如竊盜至一百二十兩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今改為真絞刪去杖一百流三千里假如有兩人共竊盜一主之贓一百二十兩其為首者自依律擬絞矣為從者應減一等今若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則竊盜律內無此一條若擬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減二等也又有宜更新者如官銜地名若軍餘舍人指揮及行都司之類自宜詳酌更正以昭一代之典章者也

唐律疏義四庫全書提要

唐律疏義三十卷唐太尉揚州都督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奉敕撰風俗通稱皋陶謨虞造律尚書大傅稱夏刑三千周刑二千

五百是為言律之始其後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益戶興廩三篇為九篇叔孫通又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馬融鄭康成皆嘗為之章句魏世刪約漢律定增十九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晉復增損為二十篇南北朝互有更改漸近繁密隋文帝開皇三年敕蘇威牛宏等更制新律除死罪以下十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廐庫六擅興七盜賊八關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史稱其刑網簡要疎而不失唐太宗詔房元齡等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舊高宗即位又命長孫無忌等偕律學之士撰為義疏行之即是書也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採用之元時斷獄亦每引為據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進講唐律後命劉惟謙等詳定明律其篇目一準於唐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請編類頒行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而以名例冠於冠首本朝折衷往制垂憲萬年欽定大清律例明簡公平實永為協中弼教之盛軌臣等書伏讀而細繹之凡唐律篇目今所沿用者有名例職制賊盜詐偽雜犯捕亡斷獄諸門其唐律合而令分者如戶婚為戶役婚姻廐庫為倉庫廐牧關訟關訟訟諸門其名稍異而實同者如衛禁為宮衛擅興為軍政諸門其分析類附者如關津留難諸條唐律入衛禁今析入關津乘輿服御物事應奏不奏驛使稽程以財行求諸條唐律俱入職制今分析入禮律之儀制吏律之公式兵律之郵驛刑律之受贓謀殺人諸條唐律入賊盜今析入人命毆罵祖父母父母母諸條唐律並入關訟今析為兩條分入關毆罵詈又姦罪市司平物價盜決隄防毀大祀丘壇盜食田園瓜果諸條唐律俱入雜律今分析入刑律之犯姦戶律之市廐田宅工律之河防禮律之祭祀盜射酌畫一權衡允當迨今日而集其大成而上稽歷代之制其節目備具足以沿流而討源者要惟唐律為最善故著之於錄以見監古立法之所自焉其書為元恭定間江西儒學提舉柳贊所校刊每卷末附以江西行省檢校官王元亮釋文及纂例亦頗可以資參訂也

修律自愧文

徐宏先

修律難矣哉全律不熟難也群書不博難也增減不當難也註解不詳難也立心不平難也意見不同難也律例不一難也主張不專難也持論過刻難也前後不融難也余小子自入律館追陪修律之列夙夜兢兢夜夜惶恐寢食於律例之中有時而豁然有時而茫然有時而明者復暗有時而暗者復明有時而愈思愈疑有時而愈讀愈真再進而加詳焉始曉然於古人之意旨而猶不敢自恃也質之同人證之各書庶幾是矣乎而未也又從而辨之註之此心終覺歉然也嗟乎修律之難尤難於辦事矣何也在署辦事活一人止活一人枉一人止枉一人若修律則事關千秋日日遵行開一條即活千萬人刻一條即殺

千萬人修之當其功甚大修之不當其罪不小嗚呼可不懼哉余小子愚及此際又不禁戰慄流涕惟恐一字偶差一條偶錯負皇上好生之心一罪也混改前人之律一罪也貽害後人之命一罪也嗟乎修律難矣哉雖然至難者修律之事而尤難者讀律之人何則律文至細律義至深有一句一意者有一句數意者有一字一意者有一字數意者總是一片哀矜惻怛之心不欲輕致民於死之意也嗚呼古人何其詳而且慎也今人引律動曰律文如是苟如是是亦當矣而律文中小字不察也又曰條例如是苟如是是亦詳矣而條例中虛字不察也甚而引證不確者有之援引過刻者有之嗚呼是則非修律者之所能為力矣予所能盡心者止于此矣惟望讀律之君子亦皆如修律者之盡心則民命庶有賴乎

讀律辨訛序

趙俞

高郵王君金樵官刑曹即著讀律佩觿華亭盛子魯得就其書作讀律辨訛十則蓋律文簡賅箋註者苦不能暢其旨觿之為物用以解結讀律有糾結而不得通者則用此以解釋之云爾然其意駁快而其辭博辨駁快則或逞一時之見而博辨則務伸一己之說其失也漏其所本有而穿其所本無者皆有之矣解亂絲者細繹之其緒乃見不然者毋亦求通而反窒也乎元天有四時人有四德聖人以仁應春以義應秋故周禮以刑官為秋官然而雷霆風雨無非至道廣實刑罰無非至德天地以生物為仁聖人禁民為非曰義正所以仁之也惟天下之仁人為能用刑惟義之至者乃能仁之至故夫刑也者聖人仁天下之大法而律也者則義理之權衡也彼獄之弊也惟官惟實惟來其審克之而不盡此也天下固有持廉秉公而不得其平者矣無他奸作聰明而恣行胸臆權衡一乘大法倒置每以生人之意出為殺人之具其初不過逞一時之見伸一己之說而不知其貽禍烈也夫用刑之失其所失猶止在一事耳況乎讀律律令筆之于書傳之于世其流弊又何所底耶辨訛之作其王氏之諄友而律家之功臣也歟噫律之為義精微非法吏所能究切也根極于天理民彝稱量于人情事故非窮理無以察情偽之端非清心無以祛意見之妄非養德無以調血氣之平非持敬無以合中正之矩盛子少攻經學沉潛玩味老而不倦其于讀律蓋亦推明仁義之一端豈好辯乎哉

皇上好生如天明慎折獄方救儒臣修政律令是冊將上書館用備參考而

余方出膺民社日置座右且以自省焉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袁枚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採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為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聖君賢臣尤

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節濶目使人引比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偽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為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為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即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為萬三千盜賊蜂起大抵昇平時網舉而網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扭於愛憎發於倉卒難於為準比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從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之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例者多公引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為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嘆且夫律之設豈徒為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為律後王所定為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為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俟候採擇

詳定刑律疏康熙四年

安徽巡撫張朝珍

刑法者帝王御世之大權而生死攸關不可不慎故罪疑惟輕得情勿喜深悲其已死不能復生也然一之以律法務期情當乎罪罪協于律彼自作之孽雖死又何怨者故律例一書古人用意深長句法字義確乎不可動搖倘遵守不一則好吏得以輕重其間不無獄鬼夜號怨氣上升以致天災之屢見也近見問刑新例有不合于律者大抵過刻謹以臣知者為 皇上陳之律稱說事過錢者減受錢人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新例議改與受錢人同罪但今衙役犯賊一兩以上流徙至一百二十兩擬辟設若常人而與衙役過贓一兩便擬流徙過贓一百二十兩即置之死地是說事過錢之罪反重于詐欺取財之罪矣以懲儆衙蠹之峻法而並及過錢之常人致與受財人同罪此新例有未當者也此外或有未合于律未當于罪者尚多請勅法司選舉通曉律法之官將歷年諸臣條議新例有未當者悉心刪正務期經久可以垂法後世者訂議妥確刊入律內頒布天下使為法官者遵守畫一毋至輕重于其間俾天下無冤民是亦消弭災變之一端也

引用律例疏康熙二十年

徐旭齡

古者樂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義一也律者累黍即聲音即變故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後世法網益密律不足以盡之間增條例夫例者不得已而佐律之窮者也律有一定依以斷罪無可異同也例則用比比則可重可輕事有近似者引而合之酷吏貪胥因以舞文弄法致莫可詰矣臣愚以為十惡犯在死條及重罪合應成誅者律中無不具備其餘律所不載者罪亦稍微焉原立法之初意重者設有一定之律所以懲兇也微者間有增定之條所以通變也嚴懲於重罪而通變於輕條無非愛養生民之意即如謀反大逆父母兄弟尚有同居不同居之分劫財殺人尚有為首為從之別而且
思赦必及會審矜疑其不欲盡羅之法用意如此其厚也近日刑官決獄擬罪所引律例或未詳明蓋情罪至重
皇上特有天威律例所關分別豈無成憲或非刑官所敢豫定其他究擬刑獄凡死罪充軍必依正律雜犯徒杖而下始許用例必祈
皇上勅下用刑衙門務加矜慎庶胥吏不得以意為輕重而舞文索賄矣禮有之曰附從輕言法無一定而比附以成罪者宜從輕罰也

刑名八字義序

刑部郎中王明德

律有以准皆其各及即若八字各為分註冠於律首標曰八字之義相傳謂之律母諺曰讀書不讀律致君竟舜終無術而先輩指示讀律之法又云必於八字之義先為會通融貫而後可與言讀法竊不自揣妄為懸擬以廣其義蓋八字者五刑之權衡非五刑之律也五刑十惡各有正目而五刑之屬殆逾三千中古已然況宋季元漢唐而下世風日薄人情變態一如其面若為上下比罪條析分隸以求無僭亂其辭雖汗牛充棟亦不足以概輿情之變幻故於正律之外復立八字收屬而連貫之要皆於本條中合上下比其罪庶不致僭亂差忒而惑於師聽矣此先賢制律明義之大旨也然即刑書而詳別之正律為體八字為用而即八字細味之則以准皆各四字固無事乎取用於其及即若摘取其及即若四字時則捨以准皆各別無所為引斷以奏爰書矣此讀律者之斷不容不詳審也或謂八字之用律載甚備無容更為旁溢但比類曠觀輕重懸殊乃並以一字為權衡得毋非所以明等夷示有別歟曰好惡不嫌同詞春秋之義也春秋者無象之刑書也律也者威用之麟經也故其命義同也謹述
大清律原註並故明律舊註備載於前謬參鄙見各為截取律例數條以著其義凡各律原註所已載者概不載述以眩觀覽

一曰以以者與真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真盜故以枉法論以盜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全科講解曰以字有二義其曰以盜論以監守自盜論以枉法論以常人盜倉庫錢論以謀叛論者惡其跡而深治之也如廐馬律曰如馬拴繫不如

法因而傷人者以過失論關毆律曰因公務急速而馳驟傷人者以過失論則矜其失而輕貸之也謹按以者非真犯也非真犯而情與真犯同一如真犯之罪罪之故曰以乃律中命意備極斟酌有由重而輕先為寬假而用以者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追喚此等之人未叛於君先叛於所本管之主矣與叛何異而律則以謀叛未行論若拒敵官兵實有類於反而律則以謀叛已行論按其跡似用以之意極嚴而詳其實則實仁愛之至也有由輕而重示人以不可犯而用以者如監臨主守將官錢糧等物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雖有文字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夫立有文字借用及轉借與人非盜也乃私自為之而漸不可長參盜監守之人易於專擅非重其法無以示警故罪非其罪而以其罪罪之若以過失殺論諸條則又充類至義之盡以行其權之妙也總之大義所解即同真犯四字最妙以則無所不以矣

一曰准准者與真犯有間謂如准枉法准盜論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講解曰准字有二義其曰准竊盜論准盜論准凡盜論此則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也又如人命律過失殺傷人者各准鬪毆殺傷人罪依律收贖則但准其罪名不加刑法止令如數收贖而已此又一律也謹按准者用此准彼也所犯情與事不同而跡實相涉作為前項所犯惟合其罪不概如其實故曰准如以米柴算布帛惟取價值相當而實不可以米柴為布帛之用其罪異於真犯故賊雖滿貫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乃註中不曰減等但曰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何耶蓋官吏犯此雖賊逾於滿貫亦止於革且職役為民而不追奪誥勅若未至滿貫官則止於革職不至永不叙用也若本朝定例但遇革職則盡為追奪似非所以懲貪之法似當題請改正是在英乎主持國是者之大君子耳

一曰皆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監臨主守官物並賊滿數皆斬之類講解曰皆字有二義其絞皆曰皆斬皆杖皆徒皆凌遲處死之類則是不分首從也又如犯罪自首條曰餘皆徵之增減又書條曰若無規避錯誤者皆勿論之類是又一例也謹按皆者概也齊而一之無餘情也人同事同而情同其罪固同即事異人異而情同其罪亦無不同也故曰皆皆皆徵皆勿論則顯而易見不過特舉以明皆之一例耳

一曰各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作若不親自應役僱人冒名私自代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講解曰各字為義不一有以人對人為各者如漏使印信條當該吏對同首領並承發各杖八十有以物對物為各者如盜賣田宅條盜賣過田價并花利各還官給主有以事對事者如廐牧律放犬殺傷他人畜產者各答四十之類又如各杖一百各從重論各遞減等各加凡人罪一等亦俱以人對人為各者也謹按各者各從其類義取乎別也萬類不齊流品各別比類而觀實

同一致。故用各字以別之。各字用義多端。有因所犯之事同其情同。而其人不同者。如選用軍職條內。凡守禦處。千戶百戶鎮撫有闕。奏聞選用。若先委人權管。希望授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舉用有過官吏條內。凡官吏曾經斷罪。罷職不叙。諸衙門不許朦混保舉。違者舉官及匿過之人。各杖一百。罷職不叙。發家條內。若卑幼發五服以內尊長墳墓者。同凡人論。開棺見屍者。斬。若盡屍實墳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犯姦條內。和姦。刁姦者。男女同罪。姦生男女。責付姦夫收養。姦婦從夫嫁賣。其夫願留者。聽若嫁賣與姦夫者。姦夫本夫各杖八十之類。也有因所犯之事異。其人異。而其情實同者。如無故不朝參。公座條內。凡大小官員無故在內不朝參。在外不公座。及官吏假滿無故不還職役者。一日答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並附過還職。縱容妻妾犯姦條內。若用財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之類。亦有所犯情同事異。情異事同。法無分別。非齊等條難共貫。而義實同辜者。如親屬相姦條內。姦內外總麻以上親及總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如私借官畜產條內。凡監臨主守將係官馬牛駝驘驢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他人。及借之者。各答五十之類。更有所犯之事與人大小攸分。科條不一。而情則無分。或法應重加。而律難該載。或罪無死律。而法應齊等。又或各有科條。而文難復述者。則亦以各字別之。如謀殺祖父母父母條內。其尊長謀殺卑幼已行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親依故殺法。誣告姦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略人略賣人條內。和略妻為婢。及賣大功以上尊卑親為奴者。各從凡人。和略法發家條內。若於他人墳墓。為童狐狸。因而燒棺擲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總麻以上尊長。各遞加等之類。一曰。其甚者。變於先意。謂如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講解曰。其字從內。有其子歸宗。其養同宗之人。其遺棄小兒三歲之類是也。謹按其者。更端之詞也。然詞雖更端。而事與情實不離乎本條。舉凡明白顯然。可為指實。共見之事。承乎上文。為之更端。可竟本條所未盡。則用其字以發揮之。與後若字似同。而實異。如謀叛條內。所附逃避山澤。不服拘喚。以謀叛未行論。其拒敵官兵者。以謀叛已行論。盜大祀神御物條內。凡盜大祀神祇御用車馬器具等物。皆斬。其未進神御未造成。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強盜條內。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皆斬。監候其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斷。親屬相盜條內。其同居僱工奴婢盜家長財物。減凡盜一等。盜賊窩主條內。其知人略賣和誘。准竊盜為從論。其不知情誤買受寄。俱不坐之類。皆承上以起其下。蓋詞氣雖涉於更端。而事實不離乎本文。或罪或否。則皆以其字為分別。然亦有事非本律。而欲附入於本條之下。則亦以其字附入之者。如職制律內。其見任存朝官員面諭差

違及改除託故不行並杖二百竊職不叙此條與大臣專擅選官何與而欲附入本條之下則亦用其字以收屬之此又一義也
一曰及及者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賊及應禁之物則沒官之類講解曰及字律內有及因人連累及其役日滿及有過之人及久占在家之類是也謹按及者推而及之有因親以用及者如謀及條內父子兄弟子孫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斬之類罪由連坐此一義也有因物以用及者如盜印信條內凡盜各衙門印信及夜巡銅牌皆斬之類有因情以用及者如略買賂賣條內和同相誘及兩相願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之類有因事以用及者如強盜條例內強盜殺傷人放火等項及干係城池衙門並積至百人以上皆奏請示白晝搶奪條內凡白晝搶奪傷人因失火及行船者遇風濤來時搶奪及拆毀船隻之類又有因人以用及者如搶奪條例內凡號稱喇唬白晝在衙撒潑口稱聖號及總用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各毆打眾人搶奪財物之類以上皆係正犯此又一義也大約凡係人與事各有不同而非無分別者則皆以及字連屬之

一曰即即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眾證明白即同獄成之類講解曰即字律內有即時救護即放從良即是奸黨之類是也謹按即者顯明易見不俟再計之意如儀制律內凡朝參近侍病嗽者許即退班禁止迎送條內凡軍民人等遇見官員引導經過即時下馬躲避此一義也其謀為盜條內凡共謀為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竊盜其不行者若不分贓但係造意即為竊盜從名例內犯罪事發而在逃者眾證明白即同獄成不須對問職制律內凡諸衙門官吏及士庶人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黨此一義也若名例內賣放充軍人犯即抵充軍役則又一義也

一曰若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講解曰若字律內有若奉旨推問若庶民之家若追問詞訟之類是也謹按若者亦更端之詞乃設為以廣其意雖意會乎上文而事

變無窮欲更端以推廣之連類以引申之則不得不設為以竟其意故用若字律內若字最多惟用有自本律而特及於輕者如謀反條內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子孫過房與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謀叛條內凡謀叛但共謀不分首從皆斬若謀而未行為首者絞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造妖書妖言條內凡造織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盜大祀神御物條內若已奉祭訖之物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盜賊窩主條內凡係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類有自本律而入重者如謀殺人條內謀殺人若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斬謀殺祖父母父母條內若奴婢及僱工人謀殺家長及家長之期親外祖父母若總麻以上親者

罪與子孫同之類大約若與其皆承上文以推廣之詞但作者命意多於可指證者則用其而於設為懸擬者則用若又於異乎上文而實不離乎上文者則用其於意雖未本乎上文而實異乎上文者則多用若此其所以命字之各異也

刑名十六字義

潘杓燦

擬罪全憑律例律乃一代之典章例為因時之斷制故有例須照例行無例方照律行律律俱無則用比照法凡有比照須活擬上請不得徑請斷決蓋律分八字之外尚有十六字亦宜詳也至於五刑之內論死罪則有立決監候真犯雜犯之不同論笞杖流徒則有決贖之不同輪贖錢又有有力稍力收贖贖罪之不同皆毫厘千里者全要細心體認至於則例時有減增必時時訪查方無違錯 其一曰加加者數滿乃坐如竊盜贓一兩杖六十至十兩方加至杖七十不及十兩者不加也又如笞滿加杖杖滿加徒徒滿加流流滿加絞本條無入死者不得加入於死罪止流三千里之類 其一曰減減者後輕之法如皆為從者減失覺察者減失出入人罪者減無祿人減又如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之類 其一曰計計者對併而言如稱斤兩乃止其所得之數科罪計僱工實錢為贓之類 其一曰通通者總計而言如通計前罪先後併擬貼徒杖通減通考之類 其一曰坐坐者應得之位也如逃叛自首減罪二等坐之家入共犯坐家長婦人犯罪坐夫男以所隱之罪罪之不坐連坐之類 其一曰聽聽者由其意之所欲如犯流父子欲隨者聽妻妾犯姦欲留者聽之類 其一曰依依者欲附諸條如造魔魅殺人依本殺法依常人一體充實依已徒又犯徒依殺尊長卑幼本律依老疾幼小論之類 其一曰從從者偏一科斷之意如從重論從夫嫁賣從新拘役從本色發落從尊長遺言之類 其一曰竝竝者數事均得本罪如臨軍征討行糧違限不完臨敵缺之承調不進兵策應承差報告軍期違限因而失誤軍機竝斬之類 其一曰餘餘者事外之意如餘罪聽後發落餘皆徵之餘皆勿論餘罪收贖餘為從論之類 其一曰遞遞者按次循級之謂如官司失出入人罪吏減犯人一等佐貳減首領一等正官減佐貳一等是曰遞減如卑幼於尊長墳墓內置狐獾燒屍者總麻加凡一等小功加二等大功加三等期親加四等是曰遞加之類 其一曰重重者諸罪之魁如重者更論之已發又犯從重科斷以重論之類 其一曰但但者不分事之大小物之多寡也如盜已行而但得財者皆斬子孫告祖父母父母但誣者絞男女婚姻但會受聘者之類 其一曰亦亦者承接上文之意如人在徒年老疾病亦如老疾論總徒一過四年亦各依上減罪亦各依數決之無賊役者亦杖八十亦准罪人自首之類 其一曰稱稱者律所載之文也如稱子者男女同祖者高曾同稱日以百刻稱監臨主守者但有事在手稱嫡繼慈母親母之類 其一曰同同者一體科罪也如同罪則同得其罪充軍邊徙皆同死罪減等取證明白即同獄成之類

問擬餘論

黃六鴻

凡擬人之罪。最貴原情。事有關於綱常名教。或強盜叛逆。為法之所不容。實者是其犯罪本情。原與人以無可貸。而我因而入之。則彼雖遭顯殛於我。可無憾也。如婦人與人通姦。謀死親夫。通姦既有罪矣。又因姦而謀死其夫。擬以極刑。非云過也。若夫因貧故令妻與人接。以利其財。及後或生嫌妬。禁革往來。而妻已情蕩難禁。遂萌謀殺之心。以圖永好。則前此縱之者。果誰為乎。謀殺之端。適所自取。若妻依本律。何以處瞞夫殺殺之婦乎。如殺人者。死固無可議矣。如孝子為親報仇。或報之數日之間。或報之數年之後。雖久暫有間。必其事勢有不可卒圖者。故竄隱忍而須之。處心積慮。良亦苦矣。在孝子原無求生之心。若律以平人無擅殺之條。則伊父亦無應死之法。殺仇正所以償之耳。而又併死其子。則是父之仇終不必報耶。此事關綱常倫紀。而情有可原者也。又如強盜行劫。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皆斬亦律之無可議矣。然有貧民為饑寒所迫。鄉愚為匪類所引。計所得之贓。不過數衣數金。而遽令駢頸就戮。不亦慘乎。又如僻遠州縣。偶有一二狂徒。惑誘愚民。始而驅騙錢財。繼則剽劫鄉村。有司捕獲梟魁。餘黨自散。嚴飭地方。倍加巡警。可也。若輒以反寇申報。發兵剿洗。不惟百姓受其騷擾。無辜受其株連。即此輩之同就戮。豈真有孤鳴篝火之罪乎。此又事涉強盜叛逆。而情有可原者也。諸此如類。指不勝屈。書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要荒從聖賢。不忍人之心。每事作出人罪之想。苟有一線可寬。即從此處引而生之。若謂彼自所犯於我何與。或據獄以讞。何能求寬。是則人在焚溺。號呼望救。而我方立而視其死。諒非仁人君子所忍出也。若詞奉上批。或承審欽件。但我認理既真。比擬確當。不妨具由詳請。上或再駁。仍照原擬。並附以臬函備言。所以宜寬之情。與仰體上臺慎獄好生之意。似亦同具惻隱者所樂聞。即或不從。仍應字句包含。為將來矜疑之地。不可因而拂意。遂竟改讞。致負造浮圖初念耳。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二

刑政三律例下

復讎議并序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兇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事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兇供言其母先為三春所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汪琬

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注琬以為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讎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勸其辭惟以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為不告官者又曰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為少遲即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接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兇之復母讎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既殺潮兇之母而必欲潮兇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兇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兇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偽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兇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辜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為國家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耶議者曰潮兇既欲復讎何不即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稚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蓄於久遠而推原律意既得寬之為遲又何聞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辜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恨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殺無疑矣此時設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兇誅之辜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為潮兇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讎而又不以滅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辜潮兇不幾與行兇之甚哉故是謂斷吾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為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律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為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理刑叢書

蕭震

制法之本所以禁奸暴定民志也謹按復讎之議見於經傳與諸子史而律令無載之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卜起龍毆殺李存義據南和縣審謂其為母也因引經傳以明之欲為起龍減等而又絀於律令屢審起龍應論死雖與律合而未嘗與

經背也姑且置律而言經及子史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不書於士則有殺人不可易之罪矣此經也即有周之法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誅者上殺下之謂倘不應誅而誅之而必復讐以殺其上則大亂之道也此傳之不可行者也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言文姜與殺魯桓故絕之也此國史法也胡氏曰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孔季彥引春秋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蓋繼母弑父則為父讐矣知有父不知有繼母故不得以逆論而又以擅殺議擬此經與律之不相悖者也漢張敏曰殺人者死三代通刑今欲超生及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敵言殺人者之不可以復讐滅也韓愈曰凡有復父讐者具其事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謂讐有淺深之不同罪有輕重之各別也此經傳子史之言復讐者也今再按律而言情如李存義威逼下起龍母王氏投繯以死已經依律擬杖非有謀殺故殺關毆殺應抵命之律之情也李存義無死法而起龍必欲復讐毆之至死查毆殺之條律莫重焉幾法而行私情莫悖焉若因其復讐兩字量從末減則是故設罪隙生亂階非安全之理也夫孔子垂經與皋陶定律今原其意未始不相通也乃俗儒多是古而非今而法吏又執律而不通經蓋兩失之矣合之情法參以經律卜起龍擬絞無疑也張貴仍杖

原免出繼緣坐議

姚文然

伏聞功令凡犯罪緣坐者雖經出繼不准原免所以絕欺誑之路杜巧匿之奸也然巨竊以為特旨出於一時法令垂於萬世昔唐太宗時有救盜陰者多詐序聽自首不首者死尋有詐贖事覺大理寺卿戴胄奏以當流太宗怒曰朕敕不首者死而斷之流是示之以不信且胄知敕如是故奏以當流何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且敕或一時喜怒所發法乃明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時之怒而敕殺之既知其不可裁之以法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遲回久之卒從胄議故法者為世之法也緣情定罪酌古垂後者也謹按禮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服三年為其本生父母服期年誠以人無二本也謹按律犯罪之人其子孫過房與人者俱不追坐誠以罪無重科也今使為人後者於其本生父母兄弟不得准律寬免倘其所後之父母兄弟犯罪又當依律緣坐是一人之身而兩受父母兄弟之連坐也且若使為人後者本身犯罪則其所後父母兄弟既當從坐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復不得寬免是以兩處之父母兄弟而皆受一人之連坐也昔魏母邱儉之誅女適劉氏者當從坐司隸主簿程咸上議曰女子出適滅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戚之節也今夫黨見誅既隨戮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男不過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兩門非所以均法制也請以後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讎之婦止從夫家之法詔為著令歷代遵之夫出繼之子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正與出嫁之女同女

從夫家舅從所後其情與法一也。今嫁女不娶，義於兩門，而繼子獨禍延於二父，有重罹之法，無一面之網。臣思皇上至

仁至明，垂念及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但因律有過房不坐之條，罪人或託名自匿，胥吏或緣法為奸，四海之大，難必其無臣

又思人君猶天地也，天之仁無所不覆，地之仁無所不載，而日月之明幽隱，或有所不照。雷震之威，奸邪或有所不擊。其

有所不照，有所不擊者，無損於日月之明，雷震之威，而總以成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之仁。故古帝王立法以懲奸而有罪

者，或俾逃於法外，終不因奸而變法，使無辜者反罹於法中。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竟舜好生之德，所以為萬世君極

者也。臣願皇上以堯舜為法，宸衷獨斷，參酌古今，念法為萬世之法，仍命法官將過房不坐之例一遵

欽定事例，其或有託名出繼情事可疑者，間以特旨行之，不必永著為令。如此則皇上無疆之仁，不測之威，並行而

不悖矣。謹議

犯罪自首說

律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予在署見強盜殺人放火，悉滿不准自首之例。既定每思曰：假如有殺人放火，悉滿盜案，其同案

之盜，有出首者，一概立法，似覺未安。何法略為分別，使不出首者立，決出首者監候，以待秋審，方為至當之法。愚之累月，而不

能得也。頃閱律註，喟然曰：古人先得我心矣。損傷於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所因之罪，即強盜之罪也。盜罪仍以首免，而

不免，其故殷強姦放火，故燒人房屋之罪，然三不免之罪，皆監候也。既可待秋審，則情重者仍決，情輕者可減等矣。微乎微乎，神乎神乎，故曰思而不學，則殆。記在少司寇時，有次提督強盜，無覆立決奉旨改監候，此又聖人天縱暗合於古矣。

論自首之例佐治約言

全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求生之術莫如犯罪自首一條。余初習法家言，隣邑某獲私鑄，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結。越

二年，逃者獲訊，不承為首，例提從犯質鞠，犯已遠成，諸多掣肘。適松江友人韓升庸在座，謂可依原供而改捕獲，為聞。率自首

則罪仍不死，案即可完。隣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輸供。余心識之後，遇情輕法重者，輒襲其法，所全頗多。昔於佐治樂言，曾記刪

改自首之報，辛亥寓長沙，聞綏寧盜首楊辛宗在逃，知官中比父限交赴案投首。司獄者謂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減，仍擬斬決。余旋即歸里，未見邸鈔，不知部議云何。竊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經破案者言也。事發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經到官之先者，本無加罪，仍得減本罪二等。文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議覆蘇臬陳奏定例，聞拿投首除盜犯，按本例分別定擬，外餘犯俱於本罪上准減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緝而言。故云聞等也。楊辛宗事發

姚文然

汪輝祖

皇明聖世... 卷之二十一... 犯罪自首說... 論自首之例

在逃聞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蘇臬所奏雖無悔過之心尚存畏法之念者而多一不忍累父之心似可矜原按本例免死發遣未為曲法而曰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聞等自首科減假使楊辛宗避罪遠颺不顧其父之比責偷生遲久被捕之獲亦止罪干斬決不致刑更有加釋讀獻詞殊切耿耿近日讀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輒手錄以供摹仿在楊辛宗死何足惜萬聞等自首律例不可徑引則凡案類辛宗之被緝而事非強盜者亦將棘手狐疑况原讞云楊辛宗因事主家止婦女輒向事主回罵臨時行強被指名緝拏其投首在類犯獲後不准援減查辛宗劫止一次並未傷人視兇劫傷主之盜首尚屬情事較輕特以首在被緝之後仍擬斬決恐援以為準從此盜首總無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聞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緝緊急比及父兄子弟動於一時天性之恩到官伏罪若併此一線天良而絕之則在逃之犯更無有首聞等自首之例幾成虛設矣案非手辦事閱九年疑竇存胸終難自釋因論治術商及律例願以正之高明方今聖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為吏者遇可出可入介於律可軒輊之事當與幕友虛中辨論仰體聖慈力求至當名例一門義盡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細細體究而自首各則斷不可略觀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務在求生以全民命歐陽崇公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兩無恨也敢為學治者敬告幸勿哂其老諛鄙其說贅重有望焉

陳刑名例案六條疏嘉慶五年

雲南巡撫初彭齡

茲秋審屆期檢查刑名例案臣愚見有應參酌者六條敢為我皇上陳之一官員失察處分自應查出詳辦應請量予寬免也查地方文武正雜等官於所管書差兵丁及衙門一切廝養役卒凡有索詐贓私誣良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處分輕則罰俸降留重則降調革職原使各該員平日留心約束庶若輩知奉公守法不敢肆意妄為倘既經犯案尤當據實詳辦方足以肅法紀而懲奸邪無如東縛過嚴規避愈多凡有此等案件該管官畏懼處分多方迴護或捏作平人或稱已斥革甚至自行薄懲示儆將就完結匿不詳報即有釀斃人命亦多安頓調停消弭了事以致正犯轉得倖逃法網上司耳目難周鮮不為其朦蔽伏思各官處分原有自行檢舉之條此等案件向因情節較重概照原例議處不能以自行查出聲請免議我皇上省過施仁凡遇因公呈誤並非有心故犯者莫不仰邀聖慈寬其既往予以自新此等失察處分稍從末減與吏治無甚關係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懲不致被害之家含冤負屈適足以彰國家法令嚴明於世道人心實有裨益可否勅諭吏兵二部另行定議嗣後遇有書役兵丁人等犯贓釀命案件如果該管官有授意故縱別情仍當照例查參究治外若